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八　所

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那羅陁出家品下

尒時伊羅鉢龍王作如是念世尊已知我名字也復更重於如來世尊增加歡喜得清淨心生愛敬心時伊羅鉢即隱本形別更化作摩那婆身近世尊前頂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即更親誦彼二偈文而重問佛

在何自在王　染者名為染　彼云何清淨
云何得癡名　癡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者
何會別離已　名曰盡因緣

尒時世尊復還以偈荅龍王言

第六自在故　王染名曰染　無染而有染
是故名為癡　以浸大水故　故名盡方便
一切方便盡　故名為智者

尒時伊羅鉢龍王復更以偈重白佛言

受持何戒行何行　復更作於何業因
能於人天受勝身　薫修寂上無邊利

尒時世尊即還以偈荅龍王言

供養老人勿毀他　欲見尊長須時節
常愛善行及法語　數聽正真利益談
樂法深念正菩提　智慧分別思惟義
實言精苦修梵行　於他常行布施檀
質直詳審意勤劬　歎美語言皆避惡

常愛善行及法語　數聽正真利益談
樂法深念正菩提　智慧分別思惟義
實言精苦修梵行　於他常行布施檀
質直詳審意懃劬　數數語言皆避惡
諂曲傲慢悉遠離　勿共他人作怨讎
善言在於正念中　若聞若知定心意
若人常有放逸行　彼輩無聞无正思
若能行於聖道因　是名依行淨口業
彼等忍辱正思念　在於多聞廣智中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其那羅陁摩那
婆仙即離欲法尒時伊羅鉢龍見佛
聞法瞻仰尊顏悲喜相交淚下如雨
尒時世尊告伊羅鉢大龍王言汝大
龍王何故忽然瞻看我面哭而復悲
如是淚下作是語已伊羅鉢龍即白
佛言如來世尊我念往昔有佛出世
名曰迦葉多陁阿伽度阿羅訶三藐
三佛陁我於彼時於彼佛法之中修行梵
行為出家人
世尊我於彼時見有一草名曰伊羅
我時以手斫彼草取執捉將詣迦葉
佛所到佛所已白彼佛言世尊若有
比丘斫於此草得何果報時彼世尊
即報我言汝比丘知若人故心斫斷
此草彼人當墮地獄
世尊我於尒時於彼迦葉多陁阿伽

比丘於此草得何果報時彼世尊
即報我言汝比丘知若人故心斫斷

佛本行集經卷第卅 第三張

此草彼人當墮地獄
世尊我於尒時於彼迦葉多陁阿伽
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陁邊聞於此語
心中不信不生希有奇特之想以我
不取彼佛語故不受於彼如來教誨
又自思惟但我斫此伊羅之草有何
果報心作是念
世尊而我當時旣造於彼波夜提罪
而不信有波夜提報復不能捨此之
邪見命終已後遂即生於長壽龍中
是故彼時為我立名名伊羅鉢伊羅
鉢也而我尒時還於彼處迦葉佛邊
問彼佛言大聖世尊我於何時當得
脫此惡龍之形何時當得復於人身
作是說已嘿然而住
尒時彼佛迦葉如來多陁阿伽度阿
羅訶三藐三佛陁即告我言汝大龍
王今應當知過若干年若干百年若
干千年過若干百千万億年後當有
佛出興於世彼佛号為釋迦牟尼多
陁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陁彼釋
迦牟尼佛當記汝得復於人身
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我今以於

佛本行集經卷卅六 第四張 又手

迦葉佛邊所說法戒違背不信受此

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我今以於
佛本行集經卷第卅八 第四丈 菁
迦葉佛邊所說法戒違偝不信受此
龍身以微善緣今值世尊還不持戒
然世尊我見如此自罪過故呵責自身
泣淚啼哭如雨滿面見世尊喜所以
微唆爲是因緣我如是念希有希有
未曾有事如是之法諸佛世尊乃能
如是無有二言如彼迦葉如來世尊
授於我記汝大龍王過若干年乃至
億年於後當有如來出世如彼佛言
無有異也世尊我以是緣今復問佛
世尊我何時得脫此龍身更何時得
復於人身
尒時世尊告伊羅鉢大龍王言汝大
龍王從今已去過若干年乃至如前
若干億年於後當有佛出於世名曰
弥勒多陁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
陁汝於彼時當得人身時彼世尊度
汝出家修行梵行得盡諸苦
尒時世尊為伊羅鉢更復說法令其
歡喜勸示教言來汝龍王歸依佛歸
依法歸依僧受持五戒而汝當得長
夜利益大得安樂伊羅鉢龍既從佛
聞如是語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
佛本行集經卷第卅八 第五丈 茉
今歸依佛法僧寶受持五戒

聞如是語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
今歸依佛法僧寶受持五戒

尒時世尊重更教誨伊羅鉢言汝大
龍王今應知時時伊羅鉢語那羅陁
摩那婆言来摩那婆仁須幾多金
銀珎寶隨意所須從我索之我當與
仁而此龍女仁无所用所以者何此
之龍女口一出氣能令世人作於灰
土時那羅陁報龍王言汝大龍王我
亦不用金銀珎寶亦復不用龍王之
女何以故我今佛邊聞諸偈已即於
諸欲生猒離想尒時伊羅鉢龍王頂
礼佛足遶佛三匝辝佛而還
尒時世尊告彼八万四千衆等其那
羅陁寂為上首次第為說所謂教行
布施持戒得上生天又說欲中多諸
過患令生猒離證於漏盡又教出家
讃歎功德助成解脫而世尊知彼諸
大衆那羅陁等寂為上首各各皆生
歡喜之心生踊躍心生柔軟心得無
导心
尒時世尊所有教法令他歡喜真正
要趣謂四聖諦苦集滅道世尊既將
此四聖諦種種方便解說顯示教誨

建立分別宣揚教行學習如是生苦

此四聖諦種種方便解說顯示教誨
建立分別宣揚教行學習如是生苦
如是苦集如是苦滅如是得道世尊
以此四種聖諦種種因緣顯示宣說
乃至教行而彼衆等即於其坐離諸
塵垢盡煩惱界於諸法中得淨智眼
所有集法皆悉除滅如實知見辟如
淨衣無有垢膩無有黑毛隨欲染時
而受諸色如是如是彼諸大衆耶羅
陁等於彼坐處遠離煩惱悉盡諸集
證知諸法建立无畏度諸疑網不隨
他語知世尊教即並歸依佛法僧寶
受持五戒是時彼衆八万四千從坐
而起頂禮佛足圍遶三匝辞還本處
尒時童子耶羅陁仙已見諸法已得
諸法已證諸法已入諸法度諸所疑
度諸所惑無復疑網已得无畏不隨
他語已知世尊法教微密即從坐起
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與我
出家及具足戒
尒時佛告彼童子言善來比丘入我
法中行於梵行正盡諸苦令到其邊
時彼長老便成出家戒行具足是時
長老耶羅陁比丘既出家已具戒成
就未逕幾時獨行獨坐捨於衆鬧謹
慎身口不曾放逸精勤勇猛无解怠

長老鞞羅陀比丘既出家已具戒成
就未逕幾時獨行獨坐捨於衆閑謹
慎身口不曾放逸精勤勇猛无懈怠
故不久之間其善男子所爲出家無
上梵行進於彼岸現見諸法自證諸
通證已自知自見自覺而口唱言生
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
後如是了知而彼長老即成羅漢心
善解脫慧善解脫而鞞羅陀長老比
丘既得羅漢無著之果空閑獨處作
如是念我今可詣佛世尊所以偈問佛
尒時長老鞞羅陀比丘於晨朝時從
房而出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礼佛
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時鞞羅陀即
便以偈問佛義言
我今方驗昔私陀　諦了如語莫不實
今復得聞世尊教　度到諸法彼岸邊
既已捨家能出家　復持乞食存活命
行於此行得何報　我今諮問佛世尊
尒時世尊即還以偈報彼長老鞞羅
陀言
汝問行果報者　此事無常難驗知
我今爲汝分別宣　宜發精進令牢固
凡有行者入聚落　讚歎毀辱平等心

其有乱意處須防　當取寂定無上果

我今為汝分別宣　宜勤精進令牢固
凡有行者入聚落　讚歎毀辱平等心

其有乱意處須防　當取寂定無上果
行人常觀叫喚響　猶如猛火熾炎然
見於婦人端正容　應須捨離勿生染
以不染於諸欲法　彼此各無相染因
无染即無鬪競緣　此間所有衆類輩
我身彼身無有異　我命彼命等共同
如是審諦思惟觀　嗔時勿殺勿相害
應捨貪等我慢事　一切凡夫染著身
諸有眼者能離怨　如食毒藥平等死
若入聚落乞飯食　莫觀諸事散乱心
諸貪染處若捨捐　以無著故當解脫
夜獨坐時莫念諸　遠離聚落亦勿思
但至天曉欲乞時　正念正思入聚落
到聚落中嘿然住　次第歷家乞食行
遊於聚落莫忽嗟　向他語言勿麁獷
手執鉢盂行乞食　雖有才辯但嘿然
設得少食心莫嫌　有施飯人勿毀罵
所得之處寂為善　若不得處莫生瞋
於二邊生平等心　至於樹下隨意食
食訖已後還林內　住於樹下結跏趺
在於鋪上如仙人　身心及口皆斂攝
恐怖皆捨勵心意　餘事莫想唯念林
在於樹下當喜歡　以舌拄腭漸出息

自餘諸根悉調伏　心意不得著諸緣

恐怖皆捨斷心意　飢寒莫想心念枝

在於樹下當喜歡　以舌拄腭漸出息

自餘諸根悉調伏　心意不得著諸緣

境界悉遣心莫存　穢濁之處並須捨

清淨真心行梵行　善語處所精勤求

博聞多智須稟承　其有寂靜離欲者

若如是人應親近　至於彼邊心信從

信已恭敬如世尊　勿說他家是非事

莫毀他人自讚歎　語言不得大高聲

猶如猛火遠處聞　如是思惟斷諸惑

是名比丘出家法　作不作事悉離身

若能平等觸處安　聖人行行應如是

當知業如車輪轉　對一人說聖法時

一人思惟即證知　調伏諸根獨處坐

調伏諸根心成就　於後名聞遍十方

此行唯在空閑林　或坐山間及樹下

或在河岸池泉側　如是處所坐思惟

閑少智慧恒睡眠　滿足寂定常覺悟

如泉如池如大海　寂定之者亦復然

愚癡人如半瓶汁　智慧者猶滿池水

智人雖復多言語　言語雖多不失時

或有才辯語言多　復有少言而審諦

如是少言亦名智　是則名為仙聖人

是名真實中道行　是名寂靜得解脫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其耶羅陀心意

開解歡喜踊躍又有師言而此長老

是名真實[illegible]行　是名寂靜得解脫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其那羅陁心意
開解歡喜踊躍又有師言而此長老

那羅陁者其本種族姓迦旃延以本
姓故衆人稱言大迦旃延又復長老
大迦旃延佛曾記言汝等比丘今應
當知我此聲聞大衆之中捷利取義
聞有廣說而其聰敏悉能領悟或少
聽受而能為他廣分別說㝡第一者
所謂即此大迦旃延比丘是也
尒時彼等諸比丘輩聞是語已生希
有心各相謂言今此尊者大迦旃延
甚為希有心生疑惑更無有人能決
我疑解了一切語結義者唯佛世尊
即往佛所到佛所已共白佛言善哉
世尊今此長老大迦旃延往昔曾種
何等善根而今来詣佛世尊所即得
出家受具足戒證羅漢果世尊復記
聲聞衆中捷疾利智略說廣解廣言
能略㝡第一者所謂即此大迦旃延
比丘是也我等願聞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至心
諦聽我念往昔此賢劫中衆生壽命
二万歲時有一如来出現於世名曰
迦葉多陁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

陁尒時彼佛迦葉如来轉法輪已竪

迦葉多陁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
陁尒時彼佛迦葉如來轉法輪巳竪

法幢音昔誓願滿具自在利辯大丈
夫一切作事開化所化度諸衆生蓮
花衆等八千億類令生天上是時彼
佛入涅槃後并及建立解脫法門悉
皆在此波羅㮈城鹿野苑中諸仙居
處說法而住
尒時彼處波羅㮈城有一信行善優
婆塞受持五戒彼優婆塞善解五明
分別世論能解其義彼優婆塞至鹿
苑林向諸比丘略而問義如是問巳
時諸比丘即為廣說彼優婆塞旣聞
彼等諸比丘輩為其廣說如是之義
心生欣羡發如是願善哉希有願我
来世更得勝於如此之法亦能如是
分別為他次第而說如此比丘等無
有異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當知彼時
五戒優婆塞者即此摩訶迦旃延是
以彼佛邊受持五戒為優婆塞善解
五明微細之義復能分別為他解說
於彼時發如是誓願願我来世成就
是等一切諸法能廣為他種種解說

又復比丘汝等當知是迦旃延比丘

於彼時發如是願我未來世成就
是等一切諸法能廣為他種種解說
又復比丘汝等當知是迦旃延比丘
往昔歡喜心種如是善根以是因緣
至於我邊即得出家成羅漢果我今
授記於我聲聞大衆之中略義能廣
廣義能略第一之者所謂摩訶大迦
旃延比丘是也
是時世間即成九十二阿羅漢第一
世尊後五比丘并及長老耶輸陁身
又耶輸陁大富朋友諸長者等勝中
復勝諸善男子所謂無垢善辟滿足
并牛王等又耶輸陁復有五十商主
朋友他方所來諸善男子又復長老
富樓那弥多羅尼子及其朋友二十
九人并及長老迦旃延等
佛本行集經娑毗耶出家品第四十二上
尒時北天有一城名特乂尸羅(隋言削石)時
彼城內有於一家彼家婦女忽尒雙
產男女二人時其父母即召明師令
為相之是時相師即為占之云女薄
相無有吉利彼女父母聞此言已作
如是念此女今既無有好相則不吉
祥若至長成當是誰取用其作婦父
母如是共平章已即將彼女乞一學
問外道之婦其外道名波梨婆闍(隋言

將若至長成當是誰取用其作婦父
母如是共平章已即將彼女乞一學

問外道之婦其外道名波梨婆闍(隋言行行)
作如是言我今乞汝此女養育教
示道法令其增長若有所須調度供
擬我當悉與
尒時外道波梨婆闍即便攝受彼女
養育如是看視其女漸漸隨時長大
及至笄年女意智成時彼外道波梨
婆闍婦見女大即教彼女種種呪術
種種伎能悉皆成就意智明解種種
諸論至齒成就端正少雙多人喜見
身體柔軟面目勝他骨節成熟身體
正等無所缺減
尒時彼女身體上著一奢綿衣在於
腰下一奢綿衣披置肩上手中執持
三奇立非擬澡洗時安瓶之所遊歷
處處村城聚落國邑王門覓諸外道
欲共論議欲折伏故而漸漸行值一
波梨婆闍道人名曰寂妙自在勝他
處處遊歷從南天竺來往北天時彼
道人亦復可喜端正少雙年又盛壯
為人樂見面目還尒勝於他人身體
勢頓支節可喜於諸論師寂得名聞
時彼道人見此波梨婆闍之女如是

可意端正容色為他樂覩見已於彼

時彼道人見此波梨婆闍之女如是

可意端正容色爲他樂覩見已於彼
波梨婆闍女人之邊生愛著心時彼
波梨婆闍之女亦復於彼波梨婆闍
道人之邊亦生染心更相貪戀私感
與已
尒時彼客波梨婆闍道人即語於彼
波梨婆闍女如是言善女仁者我意
今者甚願樂汝共行世事是時彼女
亦復報言我今心中亦貪樂仁欲得
一處時彼波梨婆闍道人報彼女言
我等二人俱是出家修道之者若在
如是法行之中作世事者而諸人等
若見我輩作如是事即便訶責毀辱
我等我等今可於諸人前共相論議
立要擔言若不如者即教承事
尒時彼女即如是言若我得勝汝脫
不如此事不善便成非理豈有丈夫
事女人乎若女不如伏事丈夫此事
乃善此是順理時彼波梨婆闍道人
即報女言善哉德女汝此語義甚爲
當理如汝所說
尒時波梨婆闍道人即於衆中打論
義鼓而告之言此處頗有人能共我

問荅已不若或波梨婆闍道人若或

尒時波梨婆闍道人即於衆中於論
義皷而告之言此處頗有人能共我
問荅已不若或波梨婆闍道人若或
波梨婆闍女人誰能共我問荅語言
能者為善如是至三時彼波梨婆闍
女人在衆中聞如是語已即便唱言
我今甚能共汝論義徃来問荅
尒時彼女容儀庠序在大衆内發問
其義時彼波梨婆闍道人為解得通
而彼波梨婆闍道人反問彼女女解
亦通如是再過各各相問各各相通
至第三過而彼波梨婆闍道人問彼
女義其女有力能為解通但護於彼
波梨婆闍心相愛故現同不通嘿然
不荅時彼波梨婆闍道人即於衆中
降伏彼女
尒時彼女既被波梨婆闍道人所降
伏已即便對衆從彼波梨婆闍道人
身手之邊取其草屣及三叉非執持
而行彼等二人既現相已如是織乱
各不相避共一處行以彼道人二和
合故其女即便有於娠體女既有娠
違本行故失於容色不復端正而彼
波梨婆闍道人見彼女身失本顏色
即生猒賤而告彼言我不復能共汝
一處居住停止

波梨婆闍道人見彼女身容顏色
即生猒賤而告彼言我不復能共汝
一處居住停止
時彼女人報彼波梨婆闍道人作如
是言我等二人既並修道兩俱失意
今於汝邊已有此胎汝今見我無有
花色忽棄捨我我當立死若其未死
必受大苦
時彼波梨婆闍道人離心既決與彼
女人一金指環用以為記復告女言
汝若生女用此指環貨易取財持以
養育若生男者汝當與此指環為記
令尋覓我付指環已捨彼女去背面
還向南天竺行
尒時波梨婆闍女人懷抱娠體遊歷
處處逕涉而行漸漸至於摩頭聚落
時彼聚落有邊地州名曰白雲在於
彼處寄一縣內產一男兒兒既生已
時彼縣內所有居住男子婦人皆生
憐愛慈愍之心或與彼蘇或與彼油
自餘所須皆亦布施而彼波梨婆闍
女人如是思惟我今此子在縣內生
今可立名還依地諾是故此子名婆
猷耶（隋言縣官）
時彼女人波梨婆闍如法養育子婆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八 第十七丈 共字

猷耶令其增長與於乳餔而婆猷耶

時彼女人波梨婆闍如法養育子婆

毗耶令其增長與於乳餔而婆毗耶
童子長大意智漸漸向欲長成而彼
波梨婆闍女人即教其子書畫筭數
印記呪術自餘諸論悉教使成而彼
童子捷利聰明所學之事皆得成就
無不知者
時婆毗耶曾於一日問其母言阿孃
阿孃我父是誰今在何處是時彼母
報其子言子婆毗耶汝父今在南天
竺國汝今宜應至彼尋求推覓汝父
是時彼母即與其子夫先所留指環
為記出而付之而告之言汝將此記
尋求汝父而婆毗耶即報母言一如
母教我當依行
時婆毗耶受取記已漸漸發向於南
天竺從村至村從一聚落至一聚落
從城至城漸漸而向南天竺地所至
之處見論議人皆悉降伏漸到父所
既不識父亦不借問至已即打論議
之鼓作如是言此處頗有或復波梨
婆闍道人或復波梨婆闍之女有能
共我問答論義如是者不
時婆毗耶童子之父既覩童子亦見

即便心裏自然生愛子想而彼波梨

時婆毗耶童子之父既覩童子亦見即便心裏自然生愛子想而彼波梨婆闍道人問童子言汝善童子汝今是誰從何來也是時童子即向波梨婆闍道人委曲而說其來因緣出於指環而以示現時彼波梨婆闍道人見指環已語童子言汝是我子

時彼波梨婆闍道人既得子已即更增進教示種種呪術伎能而彼波梨婆闍道人於先舊時已曾修得於諸禪定如是次第即教其子禪定之法

時彼波梨婆闍道人其後不久遂便命終

時婆毗耶父命終後漸漸行至向海岸邊既至彼處即便造作草菴而住彼處寂靜思惟而坐不久成就獲得四禪兼證五通既證獲已心如是念世間所有諸阿羅漢或復自稱我得羅漢阿羅漢道我於彼邊亦名羅漢一種無異

時婆毗耶童子之母其命先終即得上生三十三天是時世尊既已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鹿野苑轉於无上法輪之後時彼地居諸天各各迭相唱告其聲轉轉相承上至三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illegible]轉
於无上法輪之後時彼地居諸天各
各迭相唱告其聲轉轉相承上至三
十三天尒時忉利童子毋天聞此聲
巳內心思惟我子今日住在何處彼
正念觀即見其子在海岸住
尒時彼天身色過他正當夜半放天
光明照子住處至娑毗耶波梨婆闍
行行邊告娑毗耶言汝娑毗耶非是
羅漢亦復未入阿羅漢道及羅漢法
汝於羅漢求道之法未有次第而娑
毗耶問彼天言天是阿誰天今復是
羅漢以不有入羅漢道法以不頗復
有知羅漢法教能令學習得羅漢不
尒時彼天即便報於娑毗耶言汝娑
毗耶今有世尊多陁阿伽度阿羅呵
三藐三佛陁現在於彼波羅㮈國處
野菀中仙人居處而彼世尊自是羅
漢入羅漢道自解知已復能教他得
羅漢法時娑毗耶復問天言仁者大
天我今無智作何方便乃能得知彼
是多陁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陁
尒時彼天教娑毗耶作如是言波梨
婆闍汝問義法應須如是汝受如是
比丘名也云何調伏云何善行云何
名佛云何比丘云何沙門及婆羅門云
何清淨云何[illegible]

比丘名也云何調伏云何善行云何

名佛云何比丘云何沙門及婆羅門云
何清淨云何是智及知福田云何名巧善
解方便云何名仙云何名聞云何隨順云
何精進云何名龍云何名受云何名
聖云何行行云何求道汝婆毗耶若
見有人汝問是義彼人一一為汝解
説令汝歡喜汝於彼邊行於梵行

時婆毗耶波梨婆闍從彼天聞如是
文句心憶持已即遊歷行一切國城
村邑聚落處處打鼓求欲論議復口
唱言若有沙門及婆羅門能解如是
我問義不是時至處無有一人能解
如是義論之者時婆毗耶所行之處
或舊有人坐思惟法或論義者聞婆
毗耶來到其邊各各散走終無人敢
共彼論義言語談説

時婆毗耶波梨婆闍次第而行漸漸
至彼波羅㮈城介時彼城有六大師
各各唱言我於世間最為第一謂富
蘭那并三迦葉足乳子等時婆毗耶
即便往詣彼富蘭那迦葉等邊到已
即共彼富蘭那面相慰喻言語問訊
言説訖已却住一面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八